

柯 灵

电影剧本

续 编

- 浪 子 行
- 春城花落
- 夜 店
- 为了和平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柯 灵

电 影 剧 本

续 编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60609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6 北 京



1060609



内 容 说 明

柯灵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。解放前后，他创作和改编了不少电影文学剧本。1980年，我社出版了《柯灵电影剧本选集》，本书是它的续集。

这次收入了柯灵同志的四个电影文学剧本，按写作年代顺序编选。《浪子行》，根据季孟小说《无望村的馆主》改编，描写一个地主阶级纨绔子弟穷奢极欲，衰败没落的归宿；根据同名舞台剧本改编的《夜店》反映旧时代下层人物的悲惨境遇；《春城花落》通过一位劳动妇女的坎坷经历描绘了旧中国的世态炎凉；《为了和平》塑造了民主革命高潮中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。以上剧本除《浪子行》外，均已拍摄成影片。

这些剧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旧中国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，可说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剧作主题寓意深刻，人物丰满，语言凝炼，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。

责任编辑：陈 纬 张 翎

封面设计：曹辛之

柯灵电影剧本续编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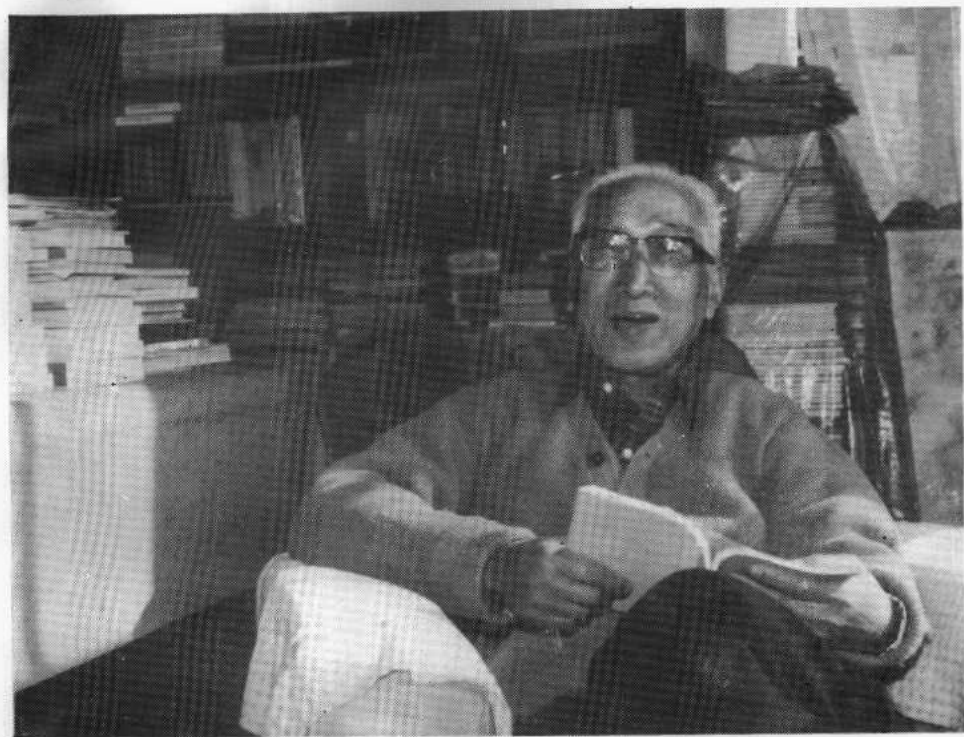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9 插页：3 字数：232,000

1986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95

定 价：(平)1.80元



作者像

目 次

前记	(1)
浪子行	(7)
夜 店	(55)
春城花落	(117)
为了和平	(195)

前 记

1980年，我出版过一部《电影剧本选集》，收了《乱世风光》《海誓》《腐蚀》《不夜城》《春满人间》《秋瑾传》等六个本子；去年下决心再把能搜集到手的四个剧本，合成一集，前后凑成十数，算是我大半生投身影坛的纪念，也多少含有惜别的意思：对电影惜别，对华年惜别。平生碌碌，消耗我生命最多的是电影和报刊工作——这是文化领域中开阔的阳光带，和人民呼吸息息相通，我象一颗褐色的植物种子，偶然因风飘坠，落地生根，在风露中成长，对这片哺育过我的土地，自然怀有感激和依恋之心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天地有情，物我无间，我冒昧借用辛弃疾的词句，融会其意，表达我的投老情怀。

在校订这些旧作的时候，颇有巴山夜雨、剪烛西窗的意味。这四个剧本的写作时间，远的距今已四十有年，近的也将近三十年之久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人有记忆，是幸而又不幸，记忆能够积累经验，而偏又容易消失，书本里夹些花瓣，篋筒中藏点石子贝壳，常常是人着意留春，缅怀旧游的信物。在名胜古迹之间任意涂鸦，留下“某某到此一游”之类的题句，其行可恶，其情可原。人非木石，谁不想给自己无可挽回的过往留些印记？我对旧作不免“敝帚自珍”，正出于这种心态，同时也希望借此自娱娱人，如果读者能从这些旧世界的悲欢离合中，感受到些许时代的蹇音，生活的真谛，那我就欢喜不尽了。

这些剧本的产生，与人事世态相胶结，历经风霜雨雪，各有

炎凉际遇。《浪子行》写于1942年初春，据季孟（师陀）小说《无望村的馆主》改编。上海成为“孤岛”的后期，我在《大美晚报》当要闻版编辑，同时在金星公司兼差，负责编剧部工作。报纸是美国Shanghai Evening Post的华文版，便于我们利用洋商为掩护，借作抗日阵地。那时爱国新闻记者常成为日伪的暗杀对象，单是“大美”系统早晚两报，就有朱惺公、程振章、张似旭、李骏英等四人先后流血牺牲，朱惺公的殉难尤为壮烈。我顶的就是程振章的遗缺。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美日成为敌国，《大美晚报》自然首当其冲。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，在上海协同动作，深夜向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发动炮轰。报馆编辑部主要成员，原来为了安全，集体住在严密设防的宿舍里，当晚被炮声惊醒以后，很快得到日军发难的消息，大家守候到拂晓，在薄明中仓皇撤离，作鸟兽散，《大美晚报》也就此无疾而终。紧接着就是一堆大紧张大混乱的日子。我经过一段隐姓埋名的生活，退守“金星”。因为电影不象报纸那样，和政治短兵相接，我幻想还能恋栈一时，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。《浪子行》的写作，就在这一时期，摄制组也已成立，积极准备投入拍摄。导演吴钟英，原是青年画家，初当导演，兴致勃勃，创作上有许多美妙的设想。主要演员是石挥和黄宗英（这本该是她银幕上的处女作）。但结果终成泡影，原因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电影界实行统制，“金星”等中国电影企业被迫合并，成立了伪“中华联合制片公司”。我决定收回剧本，退出影坛；石挥、黄宗英重返话剧舞台；吴钟英毅然放弃他心爱的电影艺术和千载一时的机会，从此销声匿迹，音讯杳然。估计他现在也已垂垂老去，我衷心祝他平安吉祥！如果他有幸看到这本小书，愿他接受我微末的敬意和关切。这个剧本，曾以《末路王孙》为名，连载于1946年上海《文汇报》副刊《文化街》。“王孙”一词，自然是借用，但“末路王孙”的现成题名，却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杜甫的《哀王孙》，有可能误解是为剧中的地主少爷唱挽歌，现在收入这未经摄制的脚本，并改

名《浪子行》，为这个小小的故实留一鸿爪。

《夜店》的写作背景，是另一番非常气候。1947年，解放战争渐臻高峰，民主运动势若洪涛，《文汇报》突然被国民党政府查封。我在《文汇报》历有年所，久被当局看作眼中钉，自然也就成为特务追捕的猎物。《夜店》就在遁逃中写成，并借此以文易米。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理解了：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灾难是双胞胎，因为逃难必然导致失业。我还记得，《夜店》电影剧本完稿的一天，因为蛰伏过久，放胆出门松口气。不料忽然又得到消息，说住处失密，只好立即转移，急于星火。幸而天假其便，时值秋深，又遇暮雨潇潇，坐在三轮车里，撑起篷帐，聊当保护伞。一时四顾茫茫，竟不知投奔何处，只好找了一家旅馆暂避。后来承苦于剧团演员黎频收容了我，躲在她的三层阁里，因为她舅父姓铁，我假托是她舅舅，一度化名“铁寿民”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黎频还每天到她的好友音乐家钱挹珊家里给我打饭，而且饮食精致，远过我日常生活的标准，这使我至今怀有深切的惶愧与感忱。我和这位慷慨的“漂母”素不相识，迄今也无缘谋面。《夜店》原著，即高尔基的名著《底层》，曾因佐临建议，师陀和我合作，加以中国化，由“苦干”演出，为观众和评论所肯定。从舞台搬上银幕，也出于佐临的主意，话剧和电影，都由佐临导演，演员除了舞台上的原班人马，石挥、张伐等等，又加了周璇和童芷苓。影片公映以后，巴金同志提议把《夜店》电影剧本收入他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当时把电影剧本当作正规的文学作品出版，并列入有影响的《文学丛刊》中，这是对电影艺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。但我终于被当时颠簸的生活所耽误，没有把剧本整理出来。过了将近二十年，直到1962年秋，我才忙里偷闲，编了个《电影剧本选集》，找到《夜店》的油印本，收在里面，交给中国电影出版社。但经过文化大革命，书稿全部失踪，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”这就是《夜店》稿本飘忽不定的命运。又过了二十年，出乎意外，意大利、

英国和我国去年举行的“中国电影回顾展”中，《夜店》幸运地得到重新放映的机会。这里发表的，就是根据影片记录的台本。此事得中国电影出版社陈纬同志鼎力支持，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图资料部负责人王永芳同志襄助，经洪声同志整理成文，衷心感激。过去我写的电影剧本，为了文责自负，成书时一向按原作发排，《夜店》是唯一的例外，其中自然有些导演艺术处理的东西，不敢掠美，附此说明。

因为长期在上海躲躲闪闪，脱出生活常轨，1948年5月，我流亡香港，一面参加《文汇报》迁港出版的筹备工作，一面在永华影业公司当编剧。《春城花落》即写于九龙诺士佛台，由程步高导演，舒绣文主演——这都是我早期电影界的熟朋友，现在已先后作古，后者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幸的祭品。入境问俗，这个剧本的内容和情节安排，多少是为了适应香港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，但自信并未背离现实。香港《文汇报》创刊伊始，《春城花落》曾略加整理，冠以“电影小说”的名目，在副刊《彩色版》上逐日揭载。现承该报吴羊璧先生慨助，由副刊部的朋友代为全文复制，远道见遗，盛情可感，谨在此表示谢意。

《为了和平》完成于1955年2月，是全国解放后我创作的第一个剧本（在此以前，改编了《腐蚀》）。和我解放前的剧本相比较，内容、形式，都有明显的变化，读者自能辨别。我这样说，只是反映一个客观事实，丝毫不带自我褒贬之意，个中滋味，也一言难尽。剧本构思运笔之苦，写作过程之长，在我都是新经验——我过去写电影剧本，一般花费两个月，而此剧经历了漫长的两年。可聊以解嘲的是，这个剧本多少填补了当时电影题材的空白点：给民主革命浪潮中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的心路历程，作了一幅简朴的素描。虽然因为写的是知识分子，当时战战兢兢，唯恐蹈政策错误的心情，至今灼然如在。影片主要演员是赵丹和白杨，导演也是佐临，我们在银幕上第三次合作，友谊史上可纪念的一章。因为在某一艺术处理上有不同意见，我的固执曾使佐临

不快，对此我深为抱憾。剧本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，距今也将近三十年了。

生活如逝川，世情随转烛，前波未平，后浪相逐，新旧交替，循环往复，剪不断，断还续。——世局如此，艺术世界也莫非如此。四十年转瞬成了过去，由年轻的读者看来，这大概很有点象老祖母讲前期的故事了。但水面残葩，阶前落叶，也都曾弄红投绿，有过自己的生命，我这些陈年古董，作为印证过往的遗简残篇，断砖碎瓦，或者也可以在宏伟的中国电影历史博物馆里借方寸地，聊备一格吧。

附 记：

这本《电影剧本续编》，还是在前年着手搜集，去年夏天编成的。序文也已基本写成，只剩下最后一结，一时无从落笔，就此搁了下来。人事粟六，一晃就抛荒半年以上，现在加上最后一段，算是了结了一件小事。这在我的写作经历中，还是第一次，是为附记。承曹辛之同志为本书设计封面，并此致谢。

柯 灵 1985.1.19.

浪 子 行

根据季孟(师陀)小说《无望村的馆主》改编

— 雪原

景渐显：一望无垠的北方荒野，风呼啸着，雪正下得紧，天色在暗下来。

一辆轿车在风雪中困难地行进。病车瘦马。它似乎迷了路，走了一阵之后，四顾苍茫，不知道从哪里走。

白发苍苍的老车夫，在车上四面张望。

车夫：（如有所得，不觉惊喜。）“快到了，先生！”

蜷缩在车厢里的一个旅客，焦灼地探着头。

旅客：“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车夫：（望着远处）“前面有个庄子，我们有地方过夜了！”

车夫兴奋地打了一鞭，车子又在风雪中行进。

车夫：（一直望着前面，轻快地）“要是我说的不错，我们就要到无望村了。（追忆）对了，无望村，七年前我来过，（轻快地摇着鞭）这庄子上有个财主，一个玩儿戏班的败家子！有一回他病了，我把他送回来。”

旅客蜷缩着，车夫在镜头外面继续他的谈话。

画外音：（车夫的声音）“你听说过那个败家子——宝善堂陈馆主的故事吗？这儿说起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真有他的，那么多的田地，那么多的钱，给他一下子弄得精光……啊，先生，我们已经进了无望村了！”

旅客谛听着，同时向车窗外探望。

二 无望村

一个颓败的村庄，出现在面前。镜头跟过去，只看见一些断墙，破屋，一个经过火灾似的村庄。雪继续下着，黄昏来了。

车夫鞭着骡，在这荒村里走着。

车子经过一座古旧荒凉的大庄园。

车夫：“瞧，这就是七年前的宝善堂！”

车子又走了一段路。村庄里没有一份人家。车停下来。

雪地里走过来一个乞丐——这就是七年前显赫一时的宝善堂的主人陈世德，他穿着极其单薄而破旧的衣服，抱着臂膀，头尽量往领子里缩，冷得瑟瑟地发抖。

车夫：（不大敬重的口气）“喂，这庄子上有喂牲口的地方吗？”

世德：（瑟缩着走过来）“有，有，那边有一个店。”

车子再走，世德在后面跟着。

三 客店院前

车子在院子里停下来。里面走出一个男人，年纪将近四十岁，这是店主胡大海；另一个女的，他的女人秋香。

车夫跳下车，让旅客从车上下来，旅客跟店主进去，陈世德帮着车夫和店里的长工将车子推进敞棚。

四 客店卧房

这是一间上房，简陋的乡下房子，有一张雕花大床，几把极考究的太师椅，它们显然都是从一个破落地主卖出来的旧物。

胡大海领着旅客跑进来。风声一直在户外吼着。

大海：（卑微地笑着）“辛苦了，先生！”

旅客：（四面看着，觉得冷，）“有劈柴吗？”

大海：“有，有，（从门后拿出劈柴，架在地上引着火）这

种天气，出门真够瞧的。”

车夫走进来。帮着生火。旅客在火边坐下来。

大海：“你们从哪儿来呀，客宿？”

车夫：（漫应着）“顺德府”。

陈世德发着抖，出现在门口，站了站，然后走进来，蹲在火边，把手伸在火上，口里呵着，头发和乱胡里的雪开始融化。

大海：（轻蔑地看他一眼）“你来干么？”

世德：“来看看你呵，胡大海。”（勉强的笑脸）

大海：“前天刚来过，难道你不记得了，你不看见这里有客人吗？”

陈世德无聊地向火笑着，一种冷淡的听天由命的神情。

大海：（突然站起）“去，去，滚你的！（恼怒地向门外挥手）你今天来明天来，姓胡的又不是你老子，我前一辈子欠你的吗？”

世德：（似乎被激怒，终于又耐下去了）“胡大海，为人千万不要忘本。（悲叹地）你想想，七八年前，那时候，你敢不敢对我说“滚”字？你也想想，谁把你提拔起来的？难道我对你们就没有一点好处？”

大海：（真被激怒了，大声大气地）“七八年前是七八年前，那时候你是大爷，你有地，你有钱，可是现在，现在是现在，你把家私荡光了，你舒服过；……我拿钱给你办事，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，你要讲良心，你先问问满天飞是怎么死的？”

店主妇秋香端着脸水进来。

秋香：（对旅客）“客宿，请洗脸。（对陈世德）你又来啦？”

世德：（依然是冷淡的笑容）“秋香，胡大海说我对你们没有好处，你是有良心的，你说当初我陈世德待你好不好，你自己想想？……”

秋香：（重重地唾了一口唾沫）“呸！见你的活鬼！”（咕

啲地骂着出去)

旅客：(略略惊异)“你就是陈世德，无望村的馆主？”

世德：(忽然脸上一亮，似乎回复了七八年前的光彩)“正是啊。先生，无望村只有一个馆主，天下只有一个陈世德，你从前一定听说过——”

镜头向上移，画面渐隐，只见黑暗的一片——

五 宝善堂全景

景渐显：正当繁盛的宝善堂全景。一个极大的庄园，前有大麦场，嘉树成荫，屋宇轩然。

一车车的庄稼，正咿唔咿唔地从庄门口推送进去，络绎不绝。麦场上正叠着草垛。(化)

六 田亩

几个佃户正在驱着牲口耕田。(化)

七 畜栏

成群的骡马，长工喂着草料。(化)

八 谷仓

五谷杂粮，堆积如山，还有长工不绝地运进来。(化)

九 厨房

满处挂着宰过的鸡和猪羊。锅里热气蒸腾，庖人穿梭似的来往。(化)

一〇 客堂

两块堂前挂着的匾额的特写，上面一方：“宝善堂”。下面一方：“武举人”。(化)